

禮記纂言

十

南方并鬼抑是張翼軫七字
凡物之屬火者屬火

其音徵徵張里切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下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微清

律中中呂中呂音仲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

八月今卷六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陔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祀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螻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蝈蛙也王瓜草挈也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馬氏曰螻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駟音留

鄭氏曰明堂左个犬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

八月令卷六

二十九

木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深色旌旂雖人功所為染之而不須色深故亦云赤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詔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嘗到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先去聲說音悅

鄭氏曰迎夏以赤之玉也言帥諸侯而

封諸侯謂無事而封之也京師者空其文也
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曰是也
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孔氏曰諸侯或無在京師
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應氏曰
封爵以是時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功之常者待時而
賞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謂賞不踰時是也陸氏
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祭俊遂賢良舉長大養壯
俊行爵出祿必當其位俊古卯切當去聲

鄭氏曰習合禮樂為將飲酎大尉秦官三王之官有司
馬無大尉贊猶出也祭俊能者也遂猶進也此助長氣
也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澄按養壯俊三字舊本在
仲夏章其器高以粗之下朱子謂是簡脫當屬此舉長
大之下今從之祭俊賢良尚其才德也長大壯俊尚其
膂力也孔氏曰祭俊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贊是贊
佐之義或未仕沈滯故出之或職卑位下故遂之長大
謂長大之人舉謂用之壯謂容體盛大俊謂形容俊好
養之以盛夏長養之時助長氣也方氏曰大尉即古司
馬司馬政官命之取人蓋將以為政也王制言司馬辨

也

行縣鄙

農者皆天子之

尊其

天子勞之而勸其民爾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勸之者勸其用天之道頃刻不敢怠緩故曰毋或失時勉之者勉其盡地之利隨處不敢暇逸故曰毋休於都都者六遂外之餘地為公邑者蓋司徒巡行雖不出六遂縣鄙之外而命農勉作則并及於遂外公邑之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月令卷三

四十二

鄭氏曰為傷蕃庶之氣也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為苗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為之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麥性溫婁故王制薦

麥以魚而此嘗麥以麩宜其毒也嘗穀必薦一食
不敢忘親

○是月也養三養三養三養死三三三薄刑決小罪出輕

繫畜丑六切
斷丁亂切

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繁廡之時所可
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
柔而靡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
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是月言麥秋
至蓋於時為夏於麥為秋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
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

八月令卷六

四一三

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也陸氏曰廡草死麥秋至而
後斷薄刑決小罪亦因時順氣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
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曰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
盛也廡草舊說云齊亭歷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
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
出輕繫崇寬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
給郊廟之服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
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

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爾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孔氏
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非后妃獻繭
於王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
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收
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
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按
泉府云凡賧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百賦服事
在上此出繭無問貴賤長少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與
國服之意同其受桑則貴賤異貴者桑多賤者桑少計
繭多少為十一之稅所稅以共給天子郊廟之服皇氏

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
以唯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
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胡氏曰據云后妃獻繭則獻
於上矣鄭以夫人不獻繭故云后亦不獻而以此為后
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按天子尊於后非若諸侯與夫
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此又祭義云婦獻繭於君則夫人
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

○是月也天子蠶音

鄭氏曰前之言蠶者蠶之謂也春秋至此始成與

臣以蠶之謂也

用禮樂互其文孔氏曰耐音近稠稠醴厚故為醇也飲耐於朝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耐及春秋覓於嘗耐皆謂在廟祭而獻耐與此別也方氏曰孟夏之飲耐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也凡燕樂必用禮樂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為盛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

風來格秀草不實數所角切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全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

月令卷六

四十五

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月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入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二句共一事蝗蟲為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方氏曰陰氣所召故苦雨數來苦者極備而為人之所苦也與蟄時苦雨異矣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得其反也外者保城之在內者自外也

大水敗城郭以冬德所在故也蟬鳴物之末不傷其
本亦示以之也故行春令則燕之爲災特殘其末而
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
盛於末故也

右記孟夏凡十節

仲夏之月

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後
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
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音剛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孔氏曰三統
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氏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
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節
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

十八度昏氏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唐月令曰五月之節
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
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人誰切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
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小暑至螳螂生鴈始鳴反舌無聲

鴈工役切

鄭氏曰螳螂螬蛸母也鴈搏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時
候也孔氏曰伯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鴈函地

八月今卷六

四十七

晚物候從其氣反舌鳥春鳴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
反舌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為小故於此
言小暑螳螂鴈皆陰類也故感微陰而生感微陰而鳴
焉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其鳴也感陽中而發
故感微陰而無聲焉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
螂生則慝之有見乎形者也鴈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
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敷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天子居明堂大司馬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亦

五 雜具四 祖

亦氏曰明堂大司馬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亦

忘祈必於仲...
季秋者以陽窮於...
零饗不皆於帝唯饗於帝為大饗百辟即諸侯也卿士
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能有益於民
故命零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為麥而已至此
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零及於上
帝百縣之零止於百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
零帝之所祈又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氣之鍾也百
辟卿士有功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
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
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朮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
與雛同薦之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孟秋農乃登穀注云
黍稷於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
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
實諸果亦時薦方氏曰雛益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謂
之雛者雞以雛為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爾於配
豆之食則曰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也朱

櫻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

重囚益其食暴布卜切索所白切挺大頂切

鄭氏曰毋艾藍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門閭關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寬也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為閭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蔽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囚連文謂增益囚之飲食也馬氏曰毋

閉利宣也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為其壯氣有

餘相蹄鬻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

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駝攻駒孔氏曰天子十有

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毋閑馬有二百一十六疋方

氏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

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

所養莫不有以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數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去聲者市志切晏伊見切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薄滋味毋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孔氏曰此月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日長之極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

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為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應氏曰晏陰安靜之陰也陰德安靜不可有所擾方氏曰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止聲色者欲令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致五味而和之則或昏憤其志意也者欲發動皆主於

心節之所以定心氣靜事無刑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陽始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義同澄曰君子謂在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之齊戒其居處必掩藏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毋躁躁又特指身中之一端蓋躁動尤爲不掩身之甚者也止聲色薄滋味節耆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聲音悅耳而色美如李趙之善歌舞止之而不御幸毋令或進也滋味謂有滋液調適而味美滋如必有草木之滋馬之滋薄之而不

求詳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耆欲總上二者而又兼包其餘耆欲之小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而耆之者我也止色而不進薄味而不和所以節我之耆欲節我之耆欲者所以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與天地通而心爲之帥心定則氣定能齊戒掩身毋躁以定其心斯能定其氣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擾亂天地之氣也百官謂在下者不但在上者當掩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靜事謂無所作爲也毋刑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爲不靜事之甚者也晏爾雅云柔也凡乃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

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按鄭注云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入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文以此為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

解欣買切董音謹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董王蒸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為名董言木董以別於董草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

○是月也女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孔氏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方氏曰夏為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方於王之時而又用於王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

上故居處如此臺榭之高亦必非特不若山陵之尤高
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
則五穀晚孰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
實早成民殃於疫騰音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骨之凝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
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孰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騰蝗
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
八月宿直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
大陵之氣牙爲害也孔氏曰雹凍天災暴兵人災百騰

地災國饑人災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
災也方氏曰行冬令是以陰色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
不通則冬爲閉寒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
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時晚騰食苗葉
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爲害及葉而已五穀晚孰而又
百騰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氣
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右記仲夏凡八節

季夏之月

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溫風至後

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為螢
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澄曰鷹乃學習之
第三日至立秋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曰三統
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
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
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
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唐月令曰六月之
節日在東井昏氏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
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

月令卷六

五十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
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螢戶局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
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
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之氣生於八

乃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又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盲風即閭闔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順時而蟄也陰浸長故鷲鳥學習攫搏也孔氏曰蟋蟀蛩也今促織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有殺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螢夜飛腹下如火一名即照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

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鷲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王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鼉音太多切

于鬼切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獻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又云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拋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

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鼃言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材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方氏曰四者皆水族故命漁師葦荻之小者其材可緯以為薄生於澤故命澤人納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共音供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使民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為民

求福明不虛取也孔氏曰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鄭云百縣鄉遂之屬知非諸侯者以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仲夏命百縣雩祀則兼內外諸侯也澄按百縣自是秦制凡屬秦地皆名為縣不可依周制有鄉遂采邑及諸侯之分也四監亦不可以周制解之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

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七得切
別彼列切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孔氏曰染采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互昏變此月暑濕染帛為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色至秋乃總染五色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云黼黻文章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者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同禮事名號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

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故謂之采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也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纁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也馬氏曰上制之而下守之者法也昔以為常而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偽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

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
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
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行下孟切

鄭氏曰樹木毋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
靜故興上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徭
役以有爲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
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
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靜
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
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

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巡之也毋斬伐慮傷方盛
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
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
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
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
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
農之神夫興農功而相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
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
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
有天殃矣

○是月也上潤辱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其文切薙計切疆

鄭氏曰潤辱謂塗溫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可以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辱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爾上疆疆槩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行猶通被也周禮薙人除田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清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浸漬即草根爛死是利益於殺田中

月令卷六

六十一

之草也日暴爛草田中之水水浸而沫沸如以熱湯漬之糞壅苗之根言爛草糞田可使田肥也疆槩磊塊難耕之地此月止水漬之乃壅糞之可使田美也方氏曰土為火所炆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辱焉陸氏曰疆如疆梁之疆土疆言土之不可化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澄曰田疇謂孰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確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

隼蚤鷩四鄙人保鮮音仙又上聲欬苦八切隼音允切鷩音至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
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丘隰
水潦成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與此月大
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孰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
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
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孔氏曰穀
實鮮少墮落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欬是天災遷徙是人
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孰地災也以水氣多也乃多女
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任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
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

殺害之象地災也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
黃而落也王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
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也丘隰水潦以金
生水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孰也多
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
曰風寒異乎隆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
鷹隼蚤鷙必待秋焉以感疾厲之氣故蚤鷙於夏也春
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
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瘧疾多孰嚏多疥癩於言
民為宜

右記季夏凡九節

中央土

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二百六十日
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為春九十日為夏九十日為
秋九十日為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
凡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
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
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
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
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

月令卷六

六十三

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
大暑終十八日共七十二日皆為土王用事然土雖分
正於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
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
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雖分寄而位本在未宜於季夏
之末金火之間方氏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
於季夏亦以是爾曆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
也

其日戊巳

戈已者土干也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土王用事故其日屬心已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

其蟲倮

倮力果切

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孔氏曰大戴記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二百六十聖人為之長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律中黃鍾之宮

此句可削孔氏曰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土無候氣之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候氣也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上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澄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則上文其音

宮一句盡之矣何緣再出黃鍾律名此句於義不通故曰可削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剋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也於冬言朽春在後也

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力又切

鄭氏曰中雷猶中室也上上中央而神在室古者禘穴

月令卷三

卷八十五

是以名室為雷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累土為之明之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曰陶復陶穴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露之後世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矣因名室為中雷也喪禮云浴於中雷飯於牖下明中雷不關牖下也上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雷所祭則土神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雷開牖象雷故設主於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

注已備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澄按
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肝也此先心者
謂先祭心而次祭肺又祭肝也秋先肝者謂先祭肝而
次祭肺又祭心也冬先腎者謂先祭腎次祭脾又再祭
脾也春先脾者謂先祭脾次祭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
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尅求其義者皆鑿惟曰以
四時之位五臟之上下次之者為得孔疏已載於春祭
先脾之下今借人身五臟上下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
次於肺亦在上故候肺心二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
於脾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
腎脉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
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也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
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
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腰脾肝之位
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
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

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闕

闕于權切
闕音宏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
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

布於四時閱讀如紘閱謂中寬象土含物澄曰鄭注釋
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為大寢而以青陽為東堂明堂為
南堂總章為西堂玄堂為北堂青陽之北偏為左个南
偏為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為左个西偏
為右个蓋以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為左个北偏為
右个蓋以西面而言也玄堂之西偏為左个東偏為右
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
个隨四時所嚮而易其名春居東室而東嚮則以北室
之右為左个南室之左為右个夏居南室而南嚮則以
東室之右為左个西室之左為右个秋居西室而西嚮
則以南室之右為左个北室之左為右个冬居北室而
北嚮則以西室之右為左个東室之左為右个澄竊謂
大寢天子聽政之所戶牖之間設黼扆四時皆南面嚮
明而治安得一月各居一处而春夏秋冬三時皆不南面
者况冬寒之時而北面尤不可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
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皆於古制不合
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
而居之時也按四時所居五处不同禮經別無它文惟
天子有五小寢是燕居之处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
名異故使人惑也陳氏禮書云三大寢一在前小寢五

在後大寢聽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蓋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在中寢之前就中寢嚮前而言故二寢皆以東夾爲左个西夾爲右个冬寢春寢在中寢之後就中寢嚮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爲左个東夾爲右个其左右一字如曲禮所謂客入門而左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並是以西爲左東爲右也此之大廟大室則中寢之室也右記季月土寄王之日凡一節

孟秋之月

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曰日月會於鸚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

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唐月令曰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

其日庚辛

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二日金王用事故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少誥召切蓐音辱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其蟲毛

西方奎婁胃昂畢嘴參七宿有虎之象故斤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

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牛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屬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律中夷則

鄭氏曰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

應

其數九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它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

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春露則生秋露則殺白為金之正故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駱音洛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隅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蔽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先悉薦切帥所類切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詰去吉切好惡並去聲

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

無所不孰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欲其專也凡此欲以征不義也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鄭氏曰征之言正也詰謂窮治之問其罪也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圖圉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

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創初良切
丁亂切

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之所有也故曰脩圜圜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圜圜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圜圜具桎梏先王奉時之道可見矣前言命右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其心仁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嚴則

莫敢輕犯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乏則不足而縮人君實輔相天地故曰不可以羸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陸氏曰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澄曰姦未發露而藏於內者止之止之而曰禁則非慢令也邪已發露而顯於外者罪之罪之而曰慎則非濫刑也陸氏以視折審斷為句優於舊注斷即王制所謂斷

者也傷之甚者為劓察則加詳於贖折之甚者為斷審則加詳於視命有司至務搏執順天之義也命理至端平愛人之仁也又總結之曰戮有罪嚴斷刑蓋雖命有司以搏執然所戮者有罪之人未嘗及無辜也則義之中有仁焉雖命理官以端平然苟或當刑斷之必嚴未嘗敢失出也則仁之中有義焉大槩此時所尚以順天之義為主特以愛人之仁行乎其間爾所以然者天地之氣始嚴急故順天者亦當嚴急而不可以寬緩也贏有寬緩之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孰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正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稼稷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孔氏曰按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墻垣

補城郭壅於勇切
坏步回切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墻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方氏曰秋主收斂人之奉天則有收斂之事聚

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凡此所以備水
潦也胡氏曰坏土塊蟄蟲坏户亦謂以土增益其穴澄
謂隄防有關壞處則完之其無隄防而當水之來路者
或坏高其低處則曰壅或填實其虛處則曰塞皆所以
遏水之來也謹謂常用心察視豫為戒備也人之居內
有宮室外有墻垣又外有城郭為人之障蔽皆當備之
坏之補之謂或整治其舊增益其新象天地之閉塞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去聲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

八月今卷六

七十四

失其義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
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
也方氏曰割地謂益以地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
藏於府庫為入反 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
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立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
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
熱不節民多瘡疾復扶又切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
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為害也

十月宿直營室主武士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為也孔氏曰陰氣大盛天災介蟲敗穀蟹食稻也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其國乃旱陽曰氣復還天災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民多瘧疾人災也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

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也

右記孟秋凡八節

仲秋之月

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壞戶後五日水始涸

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

觜子斯切
觶戶圭切

鄭氏曰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孔氏曰一統

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
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
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
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
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唐月令曰八月
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撓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
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撓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南呂者大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二分
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忙庚切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
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
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蚘也其謂之
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
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孔氏曰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
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重
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方氏曰盲者閉
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閭

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鷄鵝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證矣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澄按羣鳥養羞義疑方說近是蓋養羞猶詩言蓄租養謂不食而儲蓄之也羣鳥於此月豫蓄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糜忙皮切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老之具方氏曰行徧行之也几杖之禮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唯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

乃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量音晃

鄭氏曰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

畫衣而繡裳衣服有量謂朝燕及它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文繡有恒恒則故也及朝宴等之衣服亦皆有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別造它服謂戰伐田獵等之服澄曰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制有大小謂橫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袂用幾幅裳用幾幅之類度有長短謂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量即是廣狹之制長短之度也但祭服既言制度矣故此變言量循其故即若祭服之有恒

八月今卷六

二二一

但祭服有文繡此無文繡爾冠帶不隨人身而有大小長短之異故不言制度量而但言有常者其法亦必有恒循其故而不可改變也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枉不當反受其殃

當去聲撓女教切又上聲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也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不當也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刑有五而曰百者擿罪言之傳曰罪多而刑五必曰百擿成數言之與百里百事同義斬者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

慮及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比言以大辟尤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必災之矣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行去聲
中去聲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按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

月令卷六

七十九

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矣孔氏曰純色曰犧體完

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按行之也瞻亦視也肥充

也瘠瘦也物色駢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駢陰祀用黝

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

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

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按

所察所量所視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按芻豢言

瞻肥瘠於察物色言必比類各係上事言之澄曰一則

全具二則肥瘠三則比類四則小大五則長短行之按

之察之量之視之而五者皆中度是謂備當五者之目
陸氏說是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難乃切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孔氏
曰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澄曰難以消去殘
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於民間也能氏曰李
春云國難謂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以難
陽氣唯天子得難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孰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竇音豆窖音教囷丘倫切

鄭氏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
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
至毋罹其災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竇窖脩
囷倉以藏物也方氏曰凡此皆歛藏之事故於建西闔
戶之月言之

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畜菜多積聚趣音促畜丑六切

鄭氏曰始為禦冬之備方氏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言
命百官始收歛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歛不

